

尚論篇七

子仙珍藏

日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篇

喻氏尚論篇序

上古之世未有儒也所謂通天地人者巫
與醫而已巫咸始爲巫號爲神巫其事守
逮夏商未改顓頊命南正重爲司天以屬
神北正黎爲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亦神
巫之屬也洪荒以後彷彿劫初成時光音
天來下化生世界地天未隔民神不分故
自少皞至黃帝得命官以司之屬之重不

上天安能司天黎不下地安能司地顧溺
習見聞以爲宗伯司徒之官而上天下地
後人之所以寵神其祖夏蟲語冰曷足怪
乎神農嘗百草黃帝作內經伊摯製湯液
天子宰相皆醫師也皆醫官也以黃帝之
聰明狗齊稱歧伯爲天師其所論難窮極
天地分列陰陽儒者雅言三墳之書言大
道者唯醫經在焉豈非窮神知化通天地

人之極致乎自周公以司巫醫師分屬六官而巫醫之任漸輕自孔子以魯國之儒統承斯文而巫醫之道漸隱其降而爲方技不得與儒齒則自范曄始也東漢之末巫術熄而道教立天師之劍印遂與竺墳魯誥鼎列爲三要其冥通玄感驅風雷斥神鬼不過古者神巫之能事巫之名閤於道而其教跡則託於道而益尊若漢以後

之醫則不能自立壇墀而咸寄跡於儒儒
者窮研經術深談性命俎豆於賢人之間
而醫不出方技之列若近代之劉張李朱
本朝之戴元禮滑撓寧王仲光皆真修壹
行方聞經國之大儒曾不得攝齊扱衽廁
跡儒林道學之間醫之託於儒不若巫之
託於道也蓋已久矣吾晚而得見嘉言喻
先生其爲人則盧照隣之贊孫思邈所謂

道洽古今學通術數高談正一則古之蒙
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也著尚論
篇發揮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之遺闕叅
以妙悟得之神解甲乙千金之書未能或
之先也吾觀其論大青龍湯一章以其雷
雨滿盈飛騰蕩滌之神用縮而爲小青龍
則龍首藏於蛭蠋馴而爲越婢一則龍身
化爲絲絃白虎以成其對待真武以鎮其

孔伋通天之手眼馭龍之心法旁見側出
孤映絕照千載上下豈非有神者告之隆
墀永歎遠壑必盈取喻於晉重耳越勾踐
之反國折肱知醫論蠱喻政思深哉古之
上醫也嗟夫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不
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昔人有言以至精
至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淺之人儒以學
術殺天下醫以經方殺天下民用夭扎物

用疵癘鬼神不享祀而風火刀兵之劫繼
作豈細故哉吾嘗搜緝國史以周玄真張
鐵冠之流爲高道以原禮櫻寧之流爲儒
醫於禪之冒儒者解其駁而歸禪於儒之
冒儒者訂其實而歸僞排纘甫就劫火及
之知天之不欲使與史事也遂釋然志其
所有事讀嘉言之書於吾心有戚戚焉不
揆愚誕率意而敘之如此世之君子得其

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無以爲親見揚子
雲言貌不能動人而笑吾言之無當也先
生姓喻氏名昌南昌之新建人嘉言其字
也重光單闕之歲相月二十八日

尚論篇自序

混茫初開聖神首出民用未興藥草先備
醫道之關性命爲何如哉軒轅帝尊其臣
岐伯爲天師每聞典要必載拜敬受金匱
玉函珍藏其文由茲神工繼起倉扁而下
代有傳人或發揮方書或抽揚脈理非不
燦然天地間然能神悟於靈蘭之先獨探
夫鴻濛之秘從無文之文解畫前之卦使

讀者因象得義因義得神冥入無垠顯傳
衣帶則曠世以來未易覲也晚世道降術
升醫事之不振久矣昌一人卽身爲標言
爲的而獨吹無和少見多恠此理一晦黑
若夜行心竊憂之於是杜門樂饑取古人
書而尚論之然而泛涉則管窺蠡測終身
莫殫攬要則玄珠妙諦罔象可求不知古
人與我俱範圍於道者也同于穆然無朕

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皆我固有
觀天之道觀我之生機非相貸古人既往
有我負荷韞藏待剖棼絲待理責難他諉
咎阿難問世尊曰古佛以何人爲師世尊
答曰以吾爲師此卽誕生所指天上天下
惟吾獨尊之旨可見吾之分量天地古今
莫得而囿但非昌之所敢舉揚者也昌意
中祇求精神呼吸實與古人潛通一脈若

啟迪於愚衷稟承於覲面凡有闡述一如
陽燧方諸之得水火天然感召泯絕思議
於以快吾尚論之本懷耳雖然高明之弊
說經創解其事多僭固陋之弊牽文襲義
其事多竊惟僭與竊一念好名終古貽害
覆轍相尋可無懼乎昌不揣嘗慨仲景傷
寒論一書天苞地苻爲衆法之宗羣方之
祖襍以後人知見反爲塵飯土羹莫適於

用茲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觸類闡發神明
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至春溫一
症另闢手眼引內經爲例曲暢厥旨究不
敢於仲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庶不
爲冥索旁趨得以隨施輒効端有望焉顧
窮源千仞進求靈素難經甲乙諸書文義
浩渺難以精研用是叅究仲景金匱之遺
分門析類定爲雜証法律十卷覃思九載

擬議以通京奧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
寒論可爲濟川之舟楫烹魚之釜鬻少塞
吾生一日之責卽使貽譏於識者所不辭
也夫人患無性靈不患無理道世患無理
道不患無知我古君子執理不阿秉道不
枉名山國門庶幾一遇氣求聲應今簪一
揆是編聊引其端等諸爝火俟夫圓通上
智出其光華於以昭徹玄微與黃岐仲景

而合轍昌也康粃在前有榮施矣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識